

寧津文史資料

第八輯

宁津文史资料

第八辑

中国民主政治协商会议 山东省宁津县委员会文史科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

江南大將軍舞陽王峯



軌金吾羅奴庶冠恂



编者按：

本刊第七辑发表了《绘画小名家——张药林》一文，我们这一期又发表了张药林之子——张维忠由沧州写来的《怀念父亲张药林》一文，较详细的介绍了张药林先生一生的绘画生涯。同时刊登了张药林先生许多遗作中的几幅，供读者参考。

目 录

纪念“七·七”事变五十周年

- (2) 忆日寇在杏行村的滔天罪行 张毓森
- (8) 军民团结战顽敌 张国钧
- (16) 抗日少年高玉珍 孙学文
- (21) 全歼伪“二路”纪实 杜步舟 史子安
- (28) 抗战时期长官镇的地下交
通站 张国钧
- (32) 回忆陆健同志追悼大会 张铁山
- (37) 革命烈士宗立欣传略 刘子刚
- (42) 不忍回忆的惨案 刘子刚
- (44) 张春阳先生访问记 方廷 铁山 昨非
歼·匪·纪·实

(54) 兵匪一家 残害人民

——记清末至解放前夕我县土匪活动情况………王书荣 门玉钧

文·教·之·页

(74) 宁津县文艺创作篇目、作者

汇编之一………雒庆洲 宁政文

(94) 浅谈我国科举制度………宋连贵

(101) 宁津方志述略………王桂云

(111) 怀念父亲张药林………张维忠

(118) 宁津钟亭和名家国画散忆…刘建国

(123) 自树风标数十年

——读李浚之的《清画家诗

史》………王钟人

(134) 《清画家诗史》及其作者…王钟人

(137) 宋门家传武术史略忆………

………宋守仁口述 宋宪荣整理

医·药·与·卫·生

- (146) 清末以来宁津县医药卫生的
沿革 宁卫生
- (153) 晚清以来各种疾病在我县的
流行 宁卫生
- (157) 追记我村最后一次“霍乱”
流行 张铁山

地·理·风·俗

- (164) 简谈宁津县地理、名称沿革
概况 宁政文
- (167) 宁津人口迁徙小考 刘时清
- (173) 县名由来 俊君
- (176) 奇异之树——杨抱槐 吕德录
- (178) 乡情二首 李胜远

质疑·订证·补充

读者来信摘登

- (179) 白涛同志的来信.....
(181) 李秀岬同志的来信.....
(182) 张勇同志的来信.....
(184) 张毓森同志的来信.....
(185) 我对《解放保店》一文的几点说明
..... 关 器
(187) 我对《王圃园大刀会》一文的几点
补充..... 史子安
(188) 周英同志的来信.....
(190) 向老同志推荐两篇短文.....
(196) 沁园春——读《宁津文史资
料》有感..... 管仲奎
(197) 对宁津同志的祝愿..... 李胜远
(198) 与宁津老友话旧..... 关 器
(199) 第七辑重要更正..... 文史科

纪念“七·七”事变 五十周年

编者按：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寇在芦沟桥无故挑动事端，从此，爆发了全国性的抗日战争。英雄的中华儿女，艰苦奋战八年，用步枪加小米，打败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日寇，将其赶出了中国。这是一个名垂史册的日子。在它五十周年的今天，我们发表了几篇有关抗日战争的文章，以示纪念。

忆日寇在杏行村的 滔天罪行

张毓森

忆昔日寇侵华时，烧杀掳掠甚惨凄。
山河破碎家何在？堂堂人命不如鸡。
我名张毓森，现年六十九岁，原籍张大
庄乡杏行村人，革命南下三十余载，而今离
休在家，儿孙满堂，全家和睦，过着幸福美
满的生活。回忆过去，自从一九三七年
“七·七”芦沟桥事变，日寇侵入我国到处
烧杀掳掠的悲惨情状，真是令人万分痛恨，
永远难忘。单说我们杏行村，就被日寇杀害
了十一人，抓走青壮年二十余人，抢劫财
物，奸淫妇女，家家户户横遭破坏和凌辱。
只闹得有家不能归，有饭不得吃，白天时刻
准备逃荒，晚上不敢脱衣睡觉。

一九四二年，日寇在我地进行疯狂的大
扫荡，妄想用拉网战术和三光政策来消灭我

抗日军民。经常在拂晓时间来包围村庄。因此，每到天黑时，村中老百姓便舍家抛业，扶老携幼，到地里避身逃难。

日寇侵扰我村，第一次是在四月二十六日。这天凌晨四点左右，大批日寇和汉奸，闯进了杏行村。进村后看到家家户户都锁着门，他们便把锁砸碎，破门而入，翻箱倒柜，将好衣物抢走，桌椅板凳劈碎烧火做饭，吃不了的米面食物撒在地上。鬼子在杏行村就这样翻腾了两天一夜，家家户户，都来了个底朝天。至二十七日下午四点多才陆续走光。日寇这次扫荡，村中群众都逃了出去，村中空虚无人。但是，鬼子却在村西河沟里，抓走了杏行村的青壮年六人。其中有张俊志、张盛林、张义田、张俊^三、张俊礼、张五营等。年龄较大的张俊志，年方二十八岁，家中只有他和母亲相依为命的过日子，他被抓走后，六十多岁的老母亲终日哭哭啼啼，愁苦不堪。其余五人，都是十六、七岁的青年。后来，这六人有一人被日寇杀害，其余五人被送到抚顺煤矿，下井挖煤，充当了苦役。

第二次是在五月初七日，这天天气晴和，农民们有的抢收小麦，有的急于播种，大家急忙了一上午，都认为鬼子刚闹过去，白天不会再来。谁料正当午睡时候，大约下午两点左右，忽然有些群众向西河崖跑。不大一会儿，南面祃家口，西西张彦恒，北面崔赞家，连同杏行村东面，四路的鬼子围拢而来，把各村逃荒的群众，都赶到了祃家口村外的大空场上，集中到一块儿，架起机枪对着群众示威。这次死在西大洼的群众很多，有的被刺刀刺死，有的用枪打死。单是杏行村死于日寇刺刀之下的就有张春榜、张泽田、徐建山三人。当时徐建山还有口气儿，村中人把他抬回家，他光打招呼要水喝，因伤势过重，于第二天上午含恨死去。这次日寇将围到祃家口的上千人，都叫站在烈日下逐个进行搜查，利用各种酷刑，任其折磨和侮辱，不少人头上身上鲜血直流，衣服上浸透血水，都不准动一动。广场四周的鬼子汉奸，个个荷枪实弹，如临大敌，机枪对着人群，真是杀气腾腾。最

后，一个鬼子军官向群众唔哩哇啦的讲了一阵，大队人马，即往别处去了。鬼子走后，群众在回家的路上，哭声骂声，响彻天地，悲惨情况，罄竹难书。

第三次日寇洗劫杏行村，是在五月十一日，这次群众遭受的灾难，更为严重。因为前几天日寇“讨伐”刚过，大家都认为可能暂时平稳了，群众都睡在家里，并且还有很多外村逃荒的人。那料刚过了几天，鬼子又在凌晨三点多包围了杏行村。顿时，只听得各处咚咚地砸门声，鬼子兵哇哇的吆喝声，过道中咚咚地乱跑声。至天亮时，只见鬼子和汉奸谷房上乱窜，他们把村中的男女老幼都赶到大街上，看看谁不顺眼，就说谁是八路，立刻拉出来，押送到地主家的圆门去，凡是被赶到那里去的人，都用非刑拷问，问谁是八路？如果说，就把人绑到斜放在墙面的梯子上，往嘴里灌凉水，灌成个大肚子，不说有八路，就再抽打。鬼子看到成年人个个宁死不屈的神态，问不出八路，又将十五、六岁的青年们，吊打逼问。青年薛

万德，当时不过十五、六岁，用木棍打得他遍体鳞伤，又绑在梯子上用水灌，灌得死去活来，可他始终没说出谁是八路。鬼子又将张诸吊起来逼问，后来在他身下点火要烧死他，火苗烧得他两腿“啪啪”直响，然两他只说“不知道”。鬼子没辙了，把他带到长官据点去。后来，他虽越狱逃回家中，但因烧伤过重，不久即死去。

鬼子用各种残无人道的刑罚，将十多个青年折磨得死去活来，没有一个说出谁是八路，最后鬼子将崔赞家的崔秀岩倒绑双臂，用刺刀挑死在张殿俊的猪圈旁边。接着，两个鬼子又拉过倒绑双臂的张俊淇，叫他跪下，也想用刺刀挑他，张俊淇未跪，撒腿就跑，一个鬼子端着刺刀便追，因夜里下了一场小雨，地面很滑，鬼子摔了一跤，急忙爬起再追，眼看只有三十多米就要追上，俊淇一眼看见张清河房东边的水井，便跳了下去，鬼子到井边，即用枪将张俊淇打死在水井里。张俊淇的父亲在人群中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儿子被鬼子追杀，恨在心头，但无法可施。

崔秀岩和张俊淇都是三十来岁的好农民，就这样无辜的残遭杀害。

鬼子杀害了崔、张二人后，又将杏行村的张玉玺、张生杰、张俊海、张保仁、张诸、张如六个青壮年倒绑双臂，连在一条绳上。汉奸鬼子，大队人马，带着他们向东奔长官据点而去。这时天已过午，此次敌人在杏行村一直糟踏了半天多，全村家家户户的贵重财物被洗劫一空，一切生活什物尽遭破坏无遗。

回忆起那日寇侵华的悲惨年月，至今已有四十五载。今昔对比，沉睡的雄狮已觉醒，中华民族已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任人宰割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居安思危，特意撰此文以志之。愿社会主义祖国繁荣昌盛；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更加幸福。

高昨非整理

七八年八月

日寇罪行永难忘 军民团结战顽敌

张国钧

“七·七”芦沟桥事变距今整整五十周年了。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寇打响了全面侵华的枪声。祖国的大好河山遭到了日寇铁蹄践踏。事变的第二天，即七月八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表了“全国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的宣言。从此，中华民族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回忆日寇侵占长治区后，先在前魏安了据点，继而占据长治、小王庄。它们同官僚、地主勾结起来，对劳苦大众实行烧、杀、抢三光政策。据不完全统计，从一九三九年日寇侵入长治，到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日